



| 抒怀

红色海洋

黄水成

从源和1916创意产业园回泉州酒店途中,我陷入了红色的包围之中。交流中心那座低矮的古厝,“源和1916”那高耸的烟囱,再到沿街两旁高低错落的房子,甚至两旁的人行慢道,全是红砖、红瓦,连同烟囱下那排休闲椅子,清一色的红,红成一片目眩的海洋。

在这片红色海洋的包围中,令人不由得放慢脚步。我仔细打量路边的每一抹红,它们仿佛都是一团团跳动的火焰,从历史深处向我走来。沿街这幢商宅,除了红墙、红瓦,连顶层围墙下的檐线,还有这椭圆的阳台,包括那窗花,分别由不同的红砖砌就,连成一整片的红,让人误以为阳台上那盛放的三角梅也是刻意烙上去的一丛红花。

街上四处红得迷离,瞧,眼前这幢骑楼,红砖砌起拱形廊柱,给人特别厚实稳重之感。这幅用红砖装饰的外墙,把红砖的宽面纵横交错一下,便显出编织的纹理之美。还有这幅外观古朴的大厝,小巧的红砖与宽厚石板互相映衬,小小的红砖在一双双巧手下千变万化,那玲珑的窗花与齿轮般叠起的墙线装饰,让重重叠叠的红色中多了一份灵动与精巧。最令人难忘的是,大红的红砖与灰褐色的石板搭配,竟呈现出庄重般的和谐。从古厝到现代商宅,从民居到写字楼,全都是红砖立面、红瓦盖屋。红,成了最打眼的基色。

我走上前去,仔细打量眼前的一块块红砖,它们是构成这红色之海的最小个体。我发现,这看似不起眼的红砖,其实都非常精致,砖面光滑平整,红中还带着黑色条纹。这里的红砖也叫烟灰砖,据说这是烟熏出来的色彩,红黑之间越发显示深邃的厚重感。用这精巧的红砖作为一条街、一座城的门面,含蓄却有力量。

二

夜色中的中山路一片氤氲,灯光透出橘红的暖色调,这条被时光淘洗的老街,散发着迷人的景象。

街上熙熙攘攘,从理发店到教堂,从慈济宫到洋宫,再到中西合璧式的连排骑楼,红色依旧是它的主基调。在红色的调和下,整条街显得金碧辉煌。我对沿街的每一盏灯发呆,这条千年老街繁华依旧,我无从查找这商业王国背后的故事,但我猜想,这繁华的背后一定有着无数远航的帆影。赚大钱、娶良妻、起大厝,这是多少闽南男儿的夙愿。这每一间大厝的背后,都埋藏着几代男儿的青春梦想。或许一个大胆的念头,或许一次远航,便会在苦海中赢来生机。念头遇上决心,就像翱翔的翅膀遇上季节的信风,船与岸、夫与妻、母与子,温暖的灯光成了离别的号角。或许十天半月,或许一年半载,或许是三年五载,或许青丝熬成白发,离别再重逢,重逢再离别,奔波一生,起伏一生,无数的梦想犹如镶嵌在那幢红砖大厝的雕花,那是家族的徽章。一起起落落中,或许只有院落里那些苍老的龙眼树,曾见过大厝的繁华与萧然。

我毫不迟疑地走上前去,对着每一片红色砖头摩挲半天。在这条几里长的老街上,很难想象柔和的灯光里,浸透着多少人生的悲欢。就在我发呆的某个瞬间,眼前忽然奔涌着一条红色的河流,热气腾腾。

三

在西街,眼前连片低矮的房屋,以及杂乱无章的电线,共同交织着老城的影像。我喜欢这片尚未大动干戈的老街,它像时间沉淀下的陈酿,香醇却不浓烈,柔和却又绵厚,随便街边某个摇摇欲坠的老宅,或许都打上了明清的烙印。稍加留意,便能从不同时期的名胜古迹、名人宅第或闽南古厝,甚至是修修补补的铁皮屋里,读出时间的册页。

从街边那个窄窄的小巷一拐,一座名人故居出现在眼前。石板大厝、红墙红瓦,一座闽南传统的三落大厝落在深巷中。让人诧异的不是大厝本身,沿街走来,发现还有不少这样的大厝都掩藏在这些不起眼的小巷里。穿梭在这些小巷中,就能逆流而上看到不同时期的建筑风貌,它们就像一个个历史老人,在诉说着某段往事,以及当年街坊轶事。小巷沉淀了一座城的历史光阴。

许多被重新收拾过的老街虽有些旧模样,却少了一份烟尘味。然而西街并非如此,花鸟店、银器店、首饰店、古玩店、草药店、烧仙草、炸鸡翅、烤肉串、炸醋肉、面线糊、润饼皮、姜母鸭、海蛎煎、土笋冻……每间店面铺排得满满当当,吆喝声此起彼伏,在摩肩接踵的人流中,满街生意将将,这条风尘仆仆的老街却依旧活色生香,烟火满面。

最让人感到亲切的是,西街呈现的是传统古早味。烧仙草、烤肉串、海蛎煎、土笋冻,这些传统美食,唐朝人爱吃,宋朝人爱吃,明朝人、清朝人、现代人,个个都爱吃,它们是流淌在一座城市基因里的记忆,时尚千年,温暖如昨。

四

后来,在晋江的五店市与梧林,在那古大街上看到连片的官式古大厝,我一下子又沉浸在这片红色的海洋中。红砖、红瓦连着灰褐色的石板,与醇茶色的房梁屏风和木雕,这一座座红砖石板屋,从里到外,它们的色调,竟然有着天然般和谐,互相映衬下呈柔和的暖色调。最让人难忘的是大宅上各式窗花,这种由印花砖拼接而成的窗花,朴素中却呈现有别于木雕的繁华和石雕的坚硬。不同模具印出不同的印花,由千百个不同印花砖拼出吉祥的寓意,这一块块红砖一下子有了文化使命。俯仰中,仿佛看见一个家一个家族乃至一个民族的夙愿与追求。

生生灭灭,许多城市繁花似锦,如万花筒般争奇斗艳,但几乎都缺少统一的色调。很难想象,一千多年前的泉州是一座座红砖砌起的大厝,一千多年后的泉州依然是满街红砖大厝,除了红,绝无异色。红色,几乎是一座城市的千年信仰。

红是一种很抢眼的色调,它澎湃、热烈、奔放,甚至还带有点张扬的意味。泉州多能工巧匠,陶瓷与石雕早已名扬千年。然而,他们却独爱红色,独爱以南方红土烧成的红砖作为底色。这是一种选择,更是一种精神写照,就像沸腾的血,无惧一切艰难。留恋中,我死死地盯着街边每一块红砖发呆,恍惚间,看到街边每一块红砖都像是一个投影,这古朴中蕴含着一种力量,他们手挽手紧紧地挨在一起,连成一片红色的海洋。

从泉州返程的路上,再次游走于沿途街巷,我留意眼前这些大厝古宅,全是红砖红瓦石板屋。无论是沿街高楼,还是古老的街巷,都是清一色的红。包括动车上沿途所见,在泉州地面,红,成了最温暖的底色。它成了泉州主基调,其他所有的色彩都是它的配角。红,统领着这座城市的过去、现在,还有未来。

作者简介:黄水成,福建平和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二十二届高研班学员。先后在《十月》《西部》《山花》《绿洲》《福建文学》等刊物发表作品逾百万字。作品入选《中篇小说选刊》《中华活页文选》及年度选刊,出版有《一个人的微战争》《燃烧的鞋》《神秘的电波》《风吹草木香》。获首届林语堂散文奖、梁斌小说奖、福建省优秀文学作品榜上优秀作品、西部文学奖等。



红砖厝 颜奕婷摄于五店市



| 真情

爱,在九月九的深秋流淌

蔡冬菊

一下,在征得父亲同意后,把他从家里接出来小住几日,一方面是想让他换个环境散散心,一方面也是想就近照顾一下。在与父亲短暂的相处后,我们几个人都感到特别开心,能够完成母亲的遗愿,帮助她细心照顾父亲,这是我们多年来一直想做的事情。可惜,父亲总是怕给我们造成负担,不管我们怎么劝说,他都舍不得离开自己的家。这次居然会同意出来,也是出乎我们意料了。

父亲的到来,为我们增添了许多乐趣。尽管我们都要工作,一番轮流,却也能保证父亲一日三餐衣食无忧。父亲每天只需负责吃睡好,便是对我们最大的回报。两三周下来,父亲精神好多了,身体也稳妥了许多。他好,我们也好。看着父亲一天天地转变,我们都很欣慰,如果父亲能够长期住下来就更好了!

还记得那次秋月升空时,我牵着父亲的手,在小区里散步,虽然路程不远,却是我生平第一次与父

亲这般亲密地接触。那晚在大姐家里吃完晚餐后,我与父亲一同外出散步。一路上,父亲有问必答,十分配合,像极了一个乖巧听话的小学生。月下清辉淡淡甚是迷人,却不及我内心的汹涌澎湃。那时的我,多么希望与父亲能够多走一会儿。可惜,父亲脚力不行,只走了一小段路,就回家休息了。

父亲住在我家时,每天我都会想方设法变菜式,生怕不合他胃口。其实,父亲是很好照料的,他既不挑吃,也不挑穿,每次问他想吃什么时,他总会说随便。父亲的到来,让我每天下班后有了期盼。回家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打开灶火,洗米煮饭,下锅炒菜……当我与父亲一同坐下来吃饭时,亲情流淌,岁月静好,我在心里乐开了花。

可惜,好景不长,父亲就要回家了。想到今年的重阳节又不能陪他一起过了,我这心里空荡荡的,满是失落。盼望着,盼望着,父亲能够遵守承诺,再次出来小住,与我们共享天伦之乐!



| 脸谱

光

蔡亚璇

“不要轻易认老”是她的口头禅,也是她工作、生活的常态。当小年轻的跟班,“不耻下问”,永葆“爱拼才会赢”的心态,不断创新业绩新巅峰……有谁知道,每次巅峰时刻的亮丽是她多少次学习蜕变的累积,每次精彩发言的背后隐藏着她多少次对自己几近严苛的反复练习。这,也是一种传递——光的传递。而这种光,足以照耀她周围的“圈”;也因为这束光,经常会有一群追光的人挤进她的工作间隙。

犹记得那天,我们几个到她家

小聚,还没闲聊几句,她又开始“上课”啦!这次她“传授”的是她之前陪女儿去学唱歌、演讲旁听学来的发声方法和技巧。“音高、声音焦点、丹田气……”一连串的专业术语从她口中滑出,“鹦鹉学舌”兼全程示范,说得在场的人都跃跃欲试。“比画”到抽象处,她则现身说法,把她学习发声技巧前后的语言风貌作了比较,我们打趣说她发的培训费不但回本还增值了。谈到正确的发音方法,索性拿我当“靶子”进行“实操”;两肋开,横膈降,小腹收……跟着她几个来回地练习,我找到我经常嗓子哑的根本原因——不是用气发声而是用嗓子,在她的“指导下,我学会了科学的呼吸。”

“暂停键”时,猛然发觉在场的已不由自主地练起……这种场景是我们小聚的常态。在她这种生活状态的感染下,我们也不断感受到:不管在哪个年龄段,很多时候,年龄只是一个数字而已。

看来,她常挂嘴边的“五十再出发”,不是口头禅,而是用行动在说话,用实力在发光。



| 诗情

梧林的春天

(外一首)

马骞

一只吞食树种的鸟,在德卫宅屋顶栖息若干年后,树的根系顺着房柱落地树冠冲破屋顶,将宅子变成巨松的院落德卫宅的主人,连同梧林的先民,或许更想不到,榕树院成了游人打卡的地儿更想不到,整个村落成了别人的远方百年前,村里的人下南洋,茕茕或成群他们用血汗换回钱款和石材,在巧手下闽南古厝与东西方洋楼,融合生长眼下,穿着娘惹装的姑娘,在厝楼间游走我仿佛听见笑声,梧林的笑声梧林为那些好似回乡省亲的华侨激动着而姑娘们绚烂的色彩,清甜的笑颜让梧林的每一年,都多了好几个春天

侨批的温度

哥特式洋楼里,陈列着一些侨批数十年前,这些藏有外币与乡思抑或写满情话与惦念的侨批越过山海海浪,穿过枪林弹雨在老人昏花的眼前呈现抑或在娇羞羞涩的眼前展开字里行间,有爱情,有亲情亦有对家国的牵挂和思念每封侨批都有温度,即便故人已逝那是乡愁的温度,是爱的温度注:侨批,在闽南,信被称作批,闽南华侨与家乡人的书信往来被称为侨批。



| 行走

飞檐走壁找到你

王常婷

这个秋天,我打江南走过,途经海宁,一行人便顺路到袁花镇拜访金庸故居。

金庸故居坐落在袁花新伟查家,是金庸出生地。查家在清代“一门十进士,兄弟三翰林”,被康熙皇帝称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故居整体建筑简洁大气,白墙白壁,青砖翘顶,是典型的江南建筑风格。进入方门,院内二进格局,中堂古朴庄重,高挂着康熙皇帝御笔牌匾“澹远堂”,这是对康熙一朝查家“一门五进士,叔侄五翰林”的奖赐。堂中案上,金庸黑框透像面露微笑,谦和乐观。紧邻“澹远堂”的是“金庸出生处”。旁边有一排居室,辟为展厅,图文并茂,辅以实物,介绍了金庸事迹和毕生成就。最显眼的当然是“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一部部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

看着这些熟悉的书名,不由忆起当年追金庸小说的青葱岁月。都说武侠小说是成人的童话,金庸为成年人编写的童话在上世纪80年代风靡大陆的时候,也深深吸引了我,弥补了幼时没有童话的缺憾。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几部小说我是在语文课堂的书桌上看完的。语文老师姓连,经常卷着裤脚来上课,鞋底还沾着田里的黑土,一口闽南普通话也充满了泥土气息。他脾气好,学生总是欺软怕硬,上他的课吵吵闹闹的,还给他起了个外号“大头鲢”。大家在吵闹的时候,我正好在课桌底下拿一本本地看从书店租来的金庸小说。不知道老师是真的没发现,还是纵容我,或者是无暇顾及,只是我一直对他既愧疚又感激,感激他帮我完成了我的青春读书课。

那个年代的大人们总觉得小孩是不该看武侠小说的,可他们不知道当我们在武侠世界里飞檐走壁时,现实中的我们便没心思上房揭瓦了。在放荡不羁自由的年龄遇上金庸,偷偷地在无趣的课堂上任我行,局促课桌间却可神游天山古墓回;无力反抗学校古板的条条纲纲,却可以尽情在书中当我的南帝北丐……不喜欢历史,却在书中懂得了靖康之耻;讨厌地理,却在每次武林大会的经历中明白了三山五岳、星宿阵法;不耐烦古典诗词含蓄晦涩,可当李莫愁唱着“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投入情花丛中,那一瞬间,我原谅了这个为爱而心狠手辣的赤练仙子;每个扭曲人格背后都有一段让人忧伤的往事,每首经典流传的内里是回味无穷的一往情深……

据说男人们喜欢金庸小说,是因为他实现了男人心底的皇帝梦。而一直幻想着仗剑走天涯的我,就像是被锁在笼中的小兽,阴差阳错找到开锁的密码,就欢快地打开锁,闯入属于自己的森林。至于当没当皇帝并不重要,关键在武侠的世界里,可以我行我素,快意恩仇。现实是无趣的,可精神却是自由的。每个人某个时候都有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也许我们从不曾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迷失的人迷失了,相逢的人会再相逢。金庸武侠小说,恰恰是我在迷惘年代无意中闯进的自由天地,遇上了我喜欢的人。

“我在冰封的深海,找寻希望的缺口,却在午夜惊醒时,蓦然发现绝美的月光。”感谢金庸的小说,给我带来如此美妙的月光,让我在那年少轻狂的年代充实、快乐不沉沦。

今天,我站在金庸故居前,忆起当年,思绪如梅花飘飘洒洒。如果生命可以重来一遍,我依然会飞檐走壁找到你。



金庸故居 飞扬摄